

徐 訐 著

精神病患者的悲歌

三思樓月書之一

精神病患者的悲歌

徐訐著

夜窗書屋出版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版

精神病患者的悲歌

每冊實價

圓

著者 徐 訐

出版者 夜窗書屋

發行者 夜窗書屋

總經售 中央書店

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精神病患者的悲歌

『E·奢拉美醫師招考助手啓事 茲爲醫治一個特殊精神病的病人，需

要助手一名。資格：（一）對於變態心理及精神病有相當研究而有特殊

興趣者；（二）年齡在二十與三十之間；（三）有非常耐心與勇氣；

（四）體格健全無特殊嗜好；（五）願意獻身科學而有犧牲精神。待

遇：錄取後訓練一月或兩月，訓練期間每月支薪一千法郎，以後每月月薪四千法郎。應試者先把全身照相及履歷一份寄到北貝公路三四三號本

醫師診所報名，四月三日上午九時到本診所應試。』

我讀完那本二月號心理學雜誌時，在書後看到這樣一個廣告。E·奢拉美醫師是有名的精神病學專家，我知道他有許多沉重的著作，不過我沒有讀過，但是散在醫學與心理學雜誌裏的許多研究的，實驗的，臨床的文章，我還讀到不少。

那時候，我對於變態心理學有特濃的愛好，對於精神病因而也感到很有興趣，但是作為醫師，我是沒有夢想過，因為我對於醫學完全是外行，這也就是我沒有讀過E·奢拉美醫師的著作的原因，因為在他的著作中，我相信一定有許多太專門的地方，我是沒有法子讀下去的。所以我對他談不到愛好，只覺得是一種尊敬。就是這一份尊敬，使我想到做他助手的光榮，或者我能夠在他的地方學習一點。其次就是這待遇的誘人，使我有這應試的衝動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檢出我的照相，寫好我的履歷到北貝公路去報名。管理報名的是一個女護士，她沒有審查就接受了，但叫我填一張願意絕對服從，願意

受嚴格訓練的志願書，我填好了問她要考些甚麼。她說自然是心理學範圍以內的東西。

因此在報名回來以後，我用全副精神預備他要考的功課，自然我只預備我所愛好的以及我平時所注意的幾方面，因為如果他所考的是我興趣以外的，那麼那就是他需要另一方面的人材，我自然不必一定要去。那時候離考期還有一個月半，我幾乎整天讀這類書籍與雜誌，所以到應考的那天，我自信如果他所要考的，就是我所所有興趣的，我應當很有把握了。

四月三日上午，我於八點三刻到他們的診所，看看應試的人一共大概有二十三四個，交談幾個以後，發覺他們幾乎都是醫學院出身的，有的是醫師，有的還是學生，像我這樣的人好像一個也沒有。我想這一定是沒有希望的，不過反正不費甚麼，試試也無所謂，所以我也安心下來。

九點到了，我以為應當是考試了，但是舉行的是體格檢查，非常嚴格的從

眼睛檢查起，一直到腳趾。

我於十二點半方才檢查好，說是明晨上午九時再去。

第二天我到的時候，有一位女護士正開始發出昨天的檢查單。她一個一個叫名字，叫着的人走過去；有幾個先被叫去的人下來了，我還沒有叫着，向那些下來的人問問，他們把檢查單給我看，有幾個因為眼睛太近視，批着『不合式』，還有幾個因為身體欠強壯，也批着『不合式』，有幾個則叫他們在隔壁的廳裏等候。

慢慢於是輪到了我，我這時對於錄取與不錄取，已經不很在乎，所以我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情緒。但是我居然也在合式之列，被叫到隔壁的廳裏去。

廳裏佈置得像一個講堂，有一塊小黑板，上邊捲着一幅白幕，後面有一架映幻燈的機器。我看大家在桌椅坐下了，我也坐了下來，隔座一位應試的人，這時候還帶着一厚本關於醫學的書在看，所以我也沒有同他談話。

九點半的時候，有兩個女護士進來了，她們發給我們考卷與題目，她們說到十二點半的時候要交卷的。說完了她們就出去，室內只賸了我們十九個應試者。

這題目使我們大家都驚奇了，因為沒有一點書本的知識，也沒有一點經院學術的氣息，我們大家都覺到我們白預備一個半月，我隔座的那個剛才還在看書的朋友，這時似乎失望得更加厲害。

我很難形容這題目的性質，如果讀者一定要我報告，我想還是舉一二個例子爲好，不過我現在記得的也不多。其中有一個，大概是這樣的：

『假如你同你的病人一同在喝咖啡，她一定要把鹽當作糖放在你的杯內，你取甚麼樣態度？』

還有一個似乎更有趣：

『假如你的病人不聽你的話，他一個人溜出去在酒店喝酒，你追到時他已

經喝得半醉。現在請你擬三種簡短的話，勸他跟着你回家。」

題目幾乎有二十幾個，但是性質都同這些差不多。

我沒有在理論上有多大的推敲，只憑我直覺做我的答案，十二點不到我已經做好，我重讀一遍，那時有一個女看護進來，我就把考卷交給了她。

我回到家裏，再也沒有想到這件事，因為我不相信我會被錄取，最重要的是我對於這些題目，實在不知道應當怎麼樣回答才是對，如果有書本可查，我一定會查查我到底做對了多少；如果有甚麼理論可以根據，我也可以知道我根據的理論是對是錯。但是現在我只是憑直覺在作答，我相信許多醫師和醫學院的學生，一定會有臨床的經驗可以作根據的，所以我對於這件事根本沒有抱甚麼希望了。

但是，出我意外，四月七日中午，我竟接到一封信，那是有E·奢拉美醫

師親自簽字的，叫我四月九日上午到他那裏去口試。

根據上次的經驗，我再也不作甚麼準備，到九日上午，我一直到北貝公路去。

我在看護地方打聽，知道通知來應口試的只有三個人，昨天一個人已經考過，明天還有一個人來考，今天就是我。我被領到E·奢拉美醫師的門前。

E·奢拉美一見我是一個東方人，很注意，但對我很客氣，同我談許多閒話，問我哪一國人，問我家庭的狀況，問我的經驗，最後他的問話越來越希奇了：

『你會騎馬嗎？』

『會的。』

他於是在一張紙上用鉛筆做一個記號，又問：

『你會擊劍嗎？』

『我不會。』我說，心裏不免覺得古怪起來。

他又在紙上劃一個記號，又問：

『你會運用手槍嗎？』

『我不會，從來沒有放過一槍。』

他又在紙上劃一個記號，又想：

『你會拳擊嗎？』

『不會，我不會。』當他在紙上劃記號時，我實在耐不住了，我說：『原諒我，醫師，到底你們是招考一個醫師的助手還是招考一個刺客，要不然你們可是要招一個武俠電影的主角？』

E·奢拉美醫師鎮靜地不作聲，最後抬起頭來，從鬍子裏露出和藹的笑容，低聲地說：

『你知道有時候醫一個有精神病的病人，除了精神病醫師的知識以外，還

要有刺客的勇敢與電影明星的訓練的。」於是他繼續的問：

『那麼駕汽車，你會嗎？』

『會的。』

『跳舞呢？』

『會的。』

『游泳呢？』

『會一點。』

他記下了，突然又問：

『你以前殺過人嗎？』

『沒有，沒有。』我驚駭地而乾脆地回答。

他又冷靜地記下了，再問：

『那麼你會甚麼運動呢？網球？』

『會的。』

『很好。』他說着又劃了一下，說：『檣球呢？』

『會的，但是不很好。』

『那麼駕船呢？』

『不，我只會划小板船。』

這樣問答有三十分鐘之久，他看看錶說：

『好。』

他站了起來，忽然拿出一瓶藥，倒出了三粒藥丸，放在一張紙上交給我，這使我非常驚奇，我說：

『醫生，我難道需要吃這藥麼？』

『不。』他笑着說：『我要請你做一件事，這裏有一個病人，他總不肯自然地吃他的藥，現在正是他吃藥的時間，我給你十分鐘的時間，請你設法叫他』

『把這藥吃下去。』

他說完開開他身後的門，叫我進去。

這是一間會客室一樣的房間，佈置很精雅，裏面有一個男子坐在沙發上，一個看護坐在他的旁邊，還有一個看護立着。我拿着藥進去，我不知道應當說甚麼話，用甚麼方法。那個男人無疑地就是病人，他並不瘦，但是面色嫌沒有血，眼睛發着恍，一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我，最後他站了起來，有三分驚慌，三分怕，還有四分似乎都是『問題』。就在這一瞬間，我靈機一動，擺出非常莊嚴的神氣，伸着手走過去，我說：

『請你坐着，不用害怕。我是從東方來的，帶着東方的靈藥來治你的病，「越吃得快病也好得越快」，這是舊約的古語，聰敏人大家都記得的。』

一位坐着的看護這時早已預備了一杯水站在一旁，病人對我看了—看，就拿我的藥放在自己的口內，看護就給他水喝。

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出來，E·奢拉美醫師拿着錶在門口等我，說：

『完成了？』

『完成了。』

『還不到五分鐘，很好很好。』

這樣我就告別出來，我覺得很有希望似的，等他們的通知；四月十四日上午，我所期望的通知終於到了，說這個助手的人選決定用我，叫我十六日上午去受訓練。

這在我當然是高興的事，我滿以為以後我可以從E·奢拉美醫師地方學到許多東西了。

但是出我意外的，第二天我去的時候，E·奢拉美醫師只介紹我到一個警察廳設立的偵探學校去求學。說他甚麼已經都接洽好了，還付好一切費用。

『怎麼回事？』我非常驚奇地說：『我是來做醫師的助手，不是來做偵探』